



## 美国会通过议案 要求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



（明慧记者3月17日讯）2010年3月16日下午，美国国会众议员在国会大厦投票通过了第605号决议案。美国议员在议案中对过去十年来仅仅因为个人信仰而遭受中共持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表示同情，要求立即结束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胁迫、监禁及酷刑折磨，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决议案最终以412票赞成、1票反对获得通过。

议案起草人罗斯莱亨恩议员在投票前陈述说：“（中共）系统杀戮法轮功学员，以获取他们的器官，这残忍得几乎令人无法想像。”◇

## 旧金山圣帕翠克游行 法轮功受欢迎



（明慧记者王英旧金山报导）三月十三日上午，美国北加州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旧金山圣帕翠克游行，天国乐团、炼功队和花车组成的法轮功队伍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

## 新生少年知恩图报 中共骚扰自曝其丑

河北省涞水县十六岁的男孩曲建国二零零九年因剧烈腿痛，多方求医，最后在北京积水潭医院诊断为患骨癌末期。积水潭医院病员太多，曲建国被安排到北京水利医院进行化疗。化疗带来一系列副作用，如脱发、恶心、厌食，而腿痛又时时困扰着小建国，这些痛苦，使他痛不欲生。

曲家花了十五、六万元钱，钱全花光了，可还是治不好他的病。最后全家人都绝望了，终于放弃了治疗，于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离开水利医院回到了家。

绝望的他只好等死了。在人生无路的时候，他的两个姨奶奶是法轮大法弟子，她们耐心地向他讲大法的真相，讲大法的美好，劝他学法轮大法。于是曲建国听了两个奶奶的话，开始学法炼功、听李洪志师父讲法、看法轮功真相光盘。慢慢地他真的明白了什么是法轮功，真正地走进了大法，成为了一名大法学员，按照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就这样，曲建国的病一天天好起来，慢慢地腿不疼了，

一个快死的人，医院都判了死刑的人，没吃药没打针竟然神奇般地好了。曲建国从心里发出感恩：“是大法救了我！是师父救了我！我诚心感谢师父，感谢大法。”

然而让曲建国想不到的是，此消息在明慧网上刊登后，却招来河北保定“六一零”（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忌恨，责令涞水县“六一零”、公安局、曲建国所在学校对此事“进行调查”。令人担忧的是，有消息说：小建国和家人已受到威胁。现在他家大门紧闭，不敢接受任何人来访。

迫害法轮功之后，中共通过其喉舌和各宣传机构大肆抹黑法轮功，用其精心修饰过的“残害生命的邪教本质”作为帽子扣向法轮功，目的是让



■ 康复后的曲建国

## “法轮功人权”向联合国人权大会递交迫害汇编

（明慧记者瑞士日内瓦报导）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将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修炼者当作打压的目标；不仅动用整个国家宣传机器污蔑法轮功，而且无所不用其极地折磨法轮功修炼者，企图使其背叛信仰。中共采用的酷刑有上百种；从中国收集到的上万实例中，很多涉及到医疗设施与精神病院；就职于此的医生护士本应救死扶伤，却在此助纣为虐。

法轮功人权工作组汇集了一千零八十九个医药折磨的实例，包括二百个涉及医疗设施。这些不完全的案例显示了迫害之深、之广。

国际法律规范与医德都强烈反对信仰者和政治犯的神经伤害。前苏联被暴露出的政治与神经迫害曾是人权界的主要关注点。这一关注导致了前“苏联心理神经医生全总工会”从世界精神病学会最终的退出。

法轮功修炼者，自九九年七月以来，送出了大量详尽的案例，报导了平和的法轮功修炼者被政府监禁在神经病院野蛮虐待。这些报导暴露了中共当局有系统地利用精神病设施维护其专制镇压；其规模与恶劣不亚于前苏联。这种对法轮功的迫害持续了十一年了，并已扩展到任何被其政权视为不稳定因素的团体，诸如敢于到中央上访的维权人士。

在第十三届联合国人权会议召开于日内瓦之际，法轮功人权工作组向大会递交了案例汇编，希望酷刑专员关注这一人权的倒行逆施。

人们害怕、仇恨并远离法轮功。

曲建国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古人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那么当曲建国为法轮功讲公道话，报答救命之恩的时候，中共的“六一零”和公安局反而威胁他不许讲实话，这不是在逼中国人变成象中共一样忘恩负义吗？（转第三版）



## 充满仇恨的青年时代

我家是所谓的“贫农成份”，父亲是佛教徒，虽然他没参加过多少佛教的活动，却一直是邪党批斗的对象。我找工作时，大队不给开介绍信不让出去，工厂也不让去；想当兵，身体检查合格了也被刷下来。

我们家整天挨斗。那时我年轻气盛，力气大，武术练得特别好，啥也不怕。当时买枪买不着，我想办法买了刀，就想行动，把批斗我们的人都杀了。当时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哪庄哪庄大队干部全家都让人杀了。这就是邪党整天搞运动整人，逼得人造反。

## 天灾

就在我买了刀，心想着大不了跟他们同归于尽之时，头一天还比划着刀法，第二天就发生了一场大地震。那时我家生活困难，买不起砖，房子都是泥和坯盖的，一下子全塌了，我妈被砸死，我被压在房子下面。

被砸住的那一刻，我那么大力气，用手撑着挺了三次也没挺起来，这时候呼吸困难，感觉五脏俱焚，从鼻子和嘴里往外出血，我开始还往外吐，再后来顾不了就咕咚咕咚地往下咽，特别痛苦。承受到极限时，忽然觉得特别轻松，非常舒服的感觉，活着都没这么舒服过。其实这时我已晕过去了，但还有意识在，心想不能死。

后来家人把我救出，我怎么也起不来，腰断了，下半身完全失去知觉。村里没大夫，交通堵塞，十多天后才被只身送到外地医院。在医院里没有亲人照顾，我昏迷多次，奄奄一息。

## 苦海归岸

◎ 大陆大法弟子



## 绝境

我当时是胸十二椎粉碎性骨折，腰椎断裂，做手术腰接上了，可是股四头肌神经断了，下半身截瘫，大小便没感觉。那年我二十八岁，两个孩子一个七岁，一个五岁。从一个争强好胜的年轻人一下子变成这样，那是啥心情啊，不想活了，就想死。

我们家没得到政府的任何补助，妻子一个人养着我和两个孩子，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她经常上完班中午没空吃饭就下地干活，饿昏过去，孩子还差点丢了。

我不仅瘫痪，还有一身病。肾一直不好，向尿毒症发展。颈椎有毛病，回头回不了，最厉害的是心脏病，严重时只要一合眼，立刻心脏就停了，说不出话来，连手指头也活动不了，这时妻子摇晃摇晃我，这口气上来，才能缓过来，要是身边没人就得死了。

## 神奇

我后来一直拄着双拐走路。大概九七年吧，膝盖后面长个鸭蛋那么大的包，左右腿一边一个，到医院一查是囊肿，需要手术。这时我一个侄儿来了说：“你先别做手术，这大法特好，你炼炼法轮功吧！”当时我也不信啊，心想：要是小病可能管事，那两个大包炼功能炼好吗？侄儿又说：“你先看看书吧，不就晚做几天手术嘛！”我抹不开面子，只好答应了。

拿起书来一看，师父讲得太好了！可是也有疑问，接着看下去，我就在书中找到了答案。就这样，我一边看一边产生疑问，一边看又一边解决问题。等看完书，哎呀，腿上那两个包没了，不做手术它就不见了，这不是奇迹吗？！看书这几天也顾不上别的，这时才发现，不光囊肿没了，心脏病也好了，以后就可以安心睡觉了。大法真是神奇！

## 正信的力量

我今年六十二岁，至今修炼大法十三年了。得法后，我的家庭受益很大。我家穷，为了儿子搞对象结婚，借了七千元外债，这钱本想由儿子来还，可儿媳不干，不但不还债还成天跟我打架。儿媳每到冬天就感冒，九七年我得法后，在屋里学法，她到我那屋就感觉舒服，病就好了。在她的亲人劝说下，她也炼大法了。从此不但脾气改了，不跟我打架了，而且人哪儿都好，原本那么恶的人能变这么好，这是想都想不到的事。

年轻时我是从人与人的斗争中过来的，见到仇人，心里就蹦着根弦；瘫痪后，人生的苦难和病痛的折磨让我脾气更暴躁。刚修炼那会儿，我还想：“真、善、忍”那么高的标准，不可能有一个人修成的。后来随着不断地看大法书修炼，我又觉得不难，只要持之以恒地实修，就象愚公移山一样，一点一点地，不好的心都能改变。

我的脾气改变很大，孩子也特别孝顺。现在我看见以前的仇人，挺亲切，一点恨意都没有了，放下仇恨，自己轻松了，我发现对方对我也好了。

我认为，信正的，就有正的力量；同化大法，脑子里装进去的都是法，那就是“真、善、忍”的力量！

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谢。◇



## 图片：生机盎然

两名土耳其法轮功小弟子在碧绿的公园里认真地炼功打坐。

法轮功于一九九九年正式传播到土耳其，很多有缘人走上了修炼道路，并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有在翻译《转法轮》的过程中视力恢复正常而扔掉近视镜的；有七十多岁目不识丁的老年学员在不到

一年的时间里通读了《转法轮》的；有长期吸毒而把毒瘾彻底戒掉的；有浪荡不羁的公子哥因为学了法轮功而改邪归正的……法轮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生，让人们找到了人生的真谛。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同时练习五套功法，学炼者普遍身强体健、心性和道德提升。目前法轮功已弘传到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超过一亿人在修炼。

# 江西张育珍遭九年牢狱致残疾 见证中共邪恶

张育珍，四十三岁，汉族，经贸系国际商务专业毕业，系江西省进贤县李渡镇人，当过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深圳外资企业写字楼人事部文员，修炼法轮功多年。

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张育珍于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判刑六年。在江西省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于零五年九月十九日被狱警熊敏、万敏英等吊背铐十一小时，次日（二十日）又被吊背铐三小时，造成两手臂终身残疾。现在双上肢、双手变形，双臂伸不直，双手握不拢、伸不直，手腕无力，往下耷拉，双上肢整日胀痛，双手会颤抖不止，胸部、颈部和肩部也时常会剧烈疼痛。

监狱为掩盖迫害事实，在张育珍被非法强加的刑期期满的零六年十一月十日，又把她劫持到江西省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直至零九年十一月九日张育珍才被释放回家。

张育珍出狱后向省监狱局控告狱警熊敏、万敏英的犯罪事实并要求赔偿，遭到各级官员推诿，至今有冤难申。

张育珍在自述被江西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残的经过时写道：

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九日，狱警熊敏指使包夹犯（即：监视我的犯人）舒影静、祝维青把我从住处四楼拖下来在烈日下曝晒四个多小时。之后，又指使犯人王霞、谢明霞、张茹萍等七八人强行把我双手反到背后，形成喷气式飞机形，将我悬吊到禁闭室警官厕所后方角落处的钢筋窗上方，并用胶布封住我的嘴。使我叫不出声，以掩人耳目。从下午三点吊铐到次日凌晨二点多，持续反手悬吊了我十一个小时。我当时被吊得双手完全瘫

痪，人奄奄一息。熊敏逼我答应“转化”（放弃信仰），才给我卸下吊铐，我瘫倒在地，而她们还在那里用不堪入耳的恶毒语言侮辱我的人格，逼我写“四书”（悔过书、决裂书、保证书、揭批书）。当时我的手已吊瘫，她们就捉住我的手“写”。

次日（九月二十日），狱警熊敏、万敏英又来喝问我：“‘四书’写好了没有？是不是你自己写的？”我说：“我的手不能动弹，哪能写字？是她们抓住我的手写的。”万敏英一听，怒问我：“什么！什么！”并吼道：“走！走！下楼去！下楼去！”又把双手完全瘫痪的我拖到十九日吊铐我的原处，以同样手段又反手喷气飞机式从八点吊背铐到十一点多，持续再反手悬吊铐了三个多小时，使我更是雪上加霜。把我摧残得呼吸困难，差点断气。

中午时分不给饭吃，又强迫我走队列，在楼上来回走，万敏英让我向左转的时候，我的右肩由于已关节脱位，顺着惯性往外飘出去，不听使唤，万敏英骂我没有走好队列，凶恶地说“你要夹住你的手！”我说：“我控制不了我的手，我要求去看医生。”万敏英喝道：“你不要向我提条件！”

这时我又渴又饿，万敏英说：“什么时候走好了队列，什么时候喝水。”万敏英交待包夹犯人把我的双手绑到上床的扶手上，叫我站在床边背“监规”。我连续两天被反手悬吊背铐十四个小时，已被折磨得神志不清，像植物人一样任由她们摆布，我已无法发出声音，万敏英还指使包夹犯人晚上十二点才准我睡觉。

万敏英走后，犯人祝维青见我快不行了，赶紧把我扶上床躺着，拿出

张育珍在监狱、劳教所被迫害九年致残。图为零九年十一月九日（被释放三个月后）的照片。



吸水管给我吸水。傍晚，我非常恶心，便请包夹犯人扶我起床，没等到我脚下床，就呕吐不止。包夹犯人去报告警官，过了很长时间，万敏英来了，对我凶神恶煞地喝道：“报什么告，有的人黄水都吐出来了，你吐了黄水吗？”

此后的十天，我不能吃饭，只能喝一点水，因双上肢剧烈疼痛，通宵达旦无法入睡直到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九日，监狱医生见我双手肿大，无法测量血压，已危在旦夕……

张育珍在自述中说：“在二零零六年十一月我所谓的刑满后，无端地又被强制送往江西省女教养所劳教三年时，家人就为我向省领导省委书记苏荣、省长吴新雄、省政法委书记舒晓琴写过信，要求按刑法对有关责任人诉诸法律；还向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过信，要求过问我这个普通公民的冤情，取消非法迫害。结果申诉也是杳无音信，我不但被吊残手的冤情得不到解决，强加的三年劳教还一直维持到最后。”◇

（接第一版）其实，曲建国的故事在法轮功的修炼群体里数不胜数。“六一零”和公安局的调查和威胁反而用另一种方式证实了法轮功治好了曲建国的病。因为如果是假的，中共早就迫不及待地大做文章来攻击报导的真实性；正因为是真的，而且真名实姓有照片，中共才要用恐吓的办法让这一家人闭嘴。

这种骚扰是邪恶的，因为中共为达

到维持迫害的政治目的，连曾身患绝症的孩子都不放过；曲家因为治病早就耗光了积蓄，孩子的命也是炼法轮功才捡回来的，如果炼功的权利被剥夺，孩子就等于失去了生命的希望。

中共对曲家的迫害，不但将中共的流氓本性曝光于天下，也把全世界正义之士的关注引向了曲建国一家。在迫害中，敢说真话，敢为法轮功说真话，敢用亲身经历说出“法轮功好”

这个大实话，这本身就是正义而高尚的举动。这种举动在任何正常社会都会得到认同，唯独在共产党的流氓黑手下遭到迫害。即便如此，法轮功给亿万人带来新生的事实真相也不会被迫害抹杀。迫害已经持续十年了，还有海内外大批法轮功学员坚定修炼，还有人不断地加入到法轮功修炼中来，这本身不就很说明问题吗？

（文/德元）◇



## 电动车市场见闻

文/唐山人

事情发生在河北省唐山市。年前，一个朋友去小山附近想选购一辆电动车，正当他用心挑选之际，发现后面两个男子紧跟不舍，他一回头，那两人立即装作看车子，他往前走，那两人也尾随其后，这位朋友本职是做保安工作的，当即警醒，故意掏出弹簧刀亮了亮，那两个人见势不妙，一溜烟跑了。

这时，店主人走过来跟这位朋友说：“这也就是你了，要是别人又让他们抢了。”随后店主人对朋友说了这样一件事：

想买电动车的人一般都装着钱来，所以这伙人经常在这儿抢钱，警察不管。前几天，一个人想买电动车，在这看了一圈刚出门口，那两个人上来就明抢，这个人一反抗就挨打，两个打一个，眼看不行了，这人大喊“救命”，没一个人管。

这人可能是听说过诚念“法轮大法好”能遇难呈祥，于是便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刚喊了三声，周围窜上来几个警察。那两个抢钱的一看警察来了，撒腿就跑。警察抓住这个挨打的人，问：“你是炼法轮功的？”这人说是。警察再三盘问发觉他真不是，悻悻地说：“看来，是我们把你救了，你得谢谢我们。”那个人说：“我喊救命，你们都不来，我喊大法好，你们来了，我谢大法也不谢你们！”

这件发生在身边的事，让人感慨万千：这是什么世道啊，中共的警察不抓坏人、专抓好人，难怪都说天要灭中共呢。不过，通过这事，又证明了一个事实：诚念法轮大法好，危难来时命能保！朋友们，记着吧！◇



## 科学发现：万物皆有灵

一九六六年，美国测谎仪专家克里夫·巴克斯特把测谎仪的两个电极连接到一株牛舌兰的叶子上，他发现，往牛舌兰的根部浇水后，测谎仪的波形记录笔画出了类似人高兴时的曲线；当他想用火烧一下牛舌兰的叶子会什么样时，还没等行动，记录笔瞬间就画出了类似人恐惧时的曲线。后来巴克斯特和他的同事们对二十五种不同的植物，包括莴苣、葱、桔子、香蕉等，进行了类似试验，得到的结果相同。

现代医学还发现，人脑的思维是一种电磁波，表现为脑电波。一九四四年，诺贝尔医学与生物学奖获得者美国生理学家厄兰格和加塞因认为，人脑的思维活动是一种能量存在形式，表现在我们这个空间就是一种电磁波。南京师范大学的四位研究人员发现，在气功师的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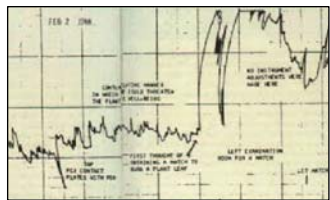
识作用下，直流高斯计的指针偏转，读数上升，类似磁场中的霍尔效应。科学家还把人在极度愤怒和愉悦时呼的空

气分别溶解在水中让小白鼠吞服，结果服下前一种溶液的小白鼠当场死亡，服下后一种溶液的则活性增强。

这些实验提示人们，精神和物质是不可分的，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任何物质都有精神属性，“万物皆有灵”。◇



牛舌兰（网络图片）



1966 年的试验中，牛舌兰的情绪巨大变化的记录。

## 说『发誓』

八十年代末，我的一位同学在乡下的一个铁厂当秘书，给我讲了一个发誓的故事，至今记忆犹新。

铁厂要过中秋节，节前，员工集体放假回家，给留守厂里的看门人买了五斤猪肉，让其过节时食用。当时，做饭的师傅与看门人都在场。不久，五斤猪肉不翼而飞，看门的说是做饭的拿了，做饭的人不承认，两人为此争吵不休。看热闹的人一头雾水。为了证明各自的清白，正当午时，两个人在厂区的中心院子里烧香发毒誓：看门的人发誓说，如果是自己冤枉了人，让自己死在八月十五；做饭的人发誓说，如果是自己拿了肉，让自己死在八月十五。看热闹的人都觉得很可笑，没当回事。中秋节那天，做饭的师傅真的死了。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誓言应验的故事层出不穷。隋唐演义中的秦琼与罗成发誓的故事，就很耐人寻味。秦琼与罗成是表兄弟，秦琼的铜神出鬼没，罗成的枪天下无双。两人发誓把

自己的绝活教给对方。罗成发誓：教不完罗家枪，被乱箭射死；秦琼发誓：授不尽秦家铜，吐血而亡。罗成教秦琼的时候，留了一手回马枪；秦琼教罗成的时候，留了一手撒手铜。以后，在一次战役中，罗成被乱箭射死，在《薛仁贵征东》中，病重中的秦琼争夺帅印领兵出征，在举石狮的比赛中吐血后不久而亡，应验了各自的誓言。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人对誓言都是极为重视的，可是在中共的统治下，百姓被“无神论”洗脑，以为发誓只是一个形式、没有什么用；再加上中共的威逼利诱，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发下了极可怕的毒誓而不自知。其实人在入党、团、队时所说的“贡献一切”、“牺牲一切”，就是毒誓啊！

中共建政以来，接二连三地发动各种血腥的政治运动，造成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今天又残酷迫害善良的法轮功修炼人。中共罪行滔天，天理不容。誓言非儿戏，人忘天不忘。眼下广传的“天灭中共，三退（退党团队）保命”，并不是危言耸听，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这恰恰是关系到生命真正生死存亡的大事，提醒有缘的你：切勿错过。（文/居安）